

金色的阳光

JINSEDE YANGGUANG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金色的阳光

中国作家协会沈阳分会编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1959年沈阳

金色的阳光
中国作家协会沈阳分会编

☆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（沈阳市沈阳路二段宫前里2号） 辽宁省文化局书刊出版业登记证出字第3号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·4%印张·66,000字·印数：1—10,000 1960年3月第1版
1960年3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10158·119 定价(5)0.30元

前 言

这是一本反映人民公社生活的短篇小说集。

1958年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——具有无限生命力的人民公社，象初升的太阳一样，出现在亚洲东部的广阔的土地上。经过1959年上半年的整顿和巩固，它又迅速地走上了健全发展的道路。事实无可争辩的证明了，它不仅是高速度发展工农商学兵（其中的农又包括农林牧副渔五业）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最好组织形式，而且还是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，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组织形式。人们从中看到我国光辉灿烂的未来。正如人们赞扬的那样：共产主义是天堂，人民公社是桥梁。正因为如此，国内外反动派一开始就恶毒地攻击和咒骂人民公社。敌人不喜欢的正是我们喜欢的，这已经成了一条定律。出自敌人的攻击和咒骂，不能说明别的，只能说明人民公社无限好。正当敌人对人民公社肆意进行诽谤和咒骂的重大时机，在我们的队伍中竟然也有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者，遥相呼应，污蔑人民公社化运动为“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运动”，说什么“办早了”“办糟了”，企图抹杀人民公社的伟大成就。但他们也可耻的

失败了。目前党正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。人民公社这个初升的太阳，更加光芒四射，灿烂夺目，正越来越发挥它的巨大的热力。

展现在读者眼前的这本短篇集，就是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号召下，为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，编辑而成。

从人民公社出现那一天起，辽宁地区的职业作家与业余作者，就积极响应党的号召，立即投入运动中去，执笔讴歌人民公社的优越性，描写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新人。收集在这个集子里的就是许多篇这类作品中的比较优秀的几篇。虽然它比之具有无限伟大生命力的人民公社、成千上万的社会主义新人，不免稍感薄弱，不够全面，不够深刻。但我们必须以作品投入战斗，回击右倾机会主义者，保卫人民公社，高高举起人民公社的红旗，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前进！

今后，我们将继续组织力量，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反映总路线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伟大成就的作品，献给亲爱的读者。

中国作家协会沈阳分会

1959年9月19日

目 录

前 言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金色的阳光 | 蔡天心 (1) |
| 深 翻 | 方 冰 (22) |
| 爱人和铜铃 | 管 桦 (47) |
| 朝霞红似火 | 浩 然 (56) |
| 山谷马铃 | 刘 燃 (91) |
| “三赶趟”升级的故事 | 敬 信 (101) |
| 这一辈“小老虎” | 村 路 (112) |
| 天上银河落人间 | 季 青 (121) |

金色的阳光

蔡天心

七月中旬，我从柳树湾渡过浑河到金水镇去，夏天的河水涨得很高，波涛汹涌，象奔马似的，流过宽阔的河滩。在那滚滚的水面上，漂浮着黄色的泡沫，黑色的树枝、烂叶，槎子的须根，树皮和木屑。当我走到渡口时，船已经摆开了，没办法，我只得在一棵老树下坐下，等候渡船回来。这时，太阳已经平西了，淡淡的金光映照着沙滩；岸上的柳树丛，闪着一抹浓绿，远山呈现出暗紫和深青色。乌鸦成群地从河滩上空飞过，它们黑色的翅膀发出乌金似的光泽。我默默地坐着，望向对岸，那里，树林环绕着村庄，人家的屋顶上，袅起缕缕淡蓝色的炊烟。……

不一会儿，沉重的脚步声从我身后传来，我回过头，看见一个人，穿过柳树丛，匆匆地朝着渡口走来了。他穿着一件半旧的藏青色上衣，浅蓝色的裤子，戴着一顶大草笠，把整个脸都遮住了，看不清面貌，因此只能从走路的姿态和微微有点隆起的肩头，看出他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。他走过我的身旁，一直走向渡口，看见船已经到河中心了，就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哎呀，还得一会儿呢。”说着，就把草笠摘下来，搦着汗。我原以

为是个不認識的人，因此也沒在意。半晌，他回过臉来，看見我，突然惊叫着說：“哎哟，老蔡同志，是你呀。”

他急忙跑过来，热情地用双手拉住我，問：“你这是到哪里去呀？”

我認出来了，他是下河村农业社第一管理区的主任梁洛山老头子。一九五三年春天，我曾經在他們村子里进行建社工作，他的儿子是个很有覺悟的党员，带头办社；可老头子当时思想不通，头天晚上听见儿子在会上替他下了保証，第二天一早，就偷偷地把大車赶走了。后来虽然入了社，但心还不落底，因此，一有点风吹草动，老头子就晃晃搖搖的，想退社。今年春天，大跃进的时候，我在一个水庫工地上遇見他，談起往事，老头子慚愧地和我說：“咳，当初你怎么說，我也不凭信，咱們老眼光，哪能看这么远哪！这才几年光景，合作化发展的真快呀！高潮那一年，咱們就把七个小社并成了高級社，去年春天又并了一次，現在全社分五个管理区，四十二个生产队。咱全社如今已有了两台大汽車，三台拖拉机了，还安了五台水泵，把渾河里的水抽上来，开了一千五百亩水田，你还没有去看过，咱村前都成了一片水汪汪的稻子地了。去年平均亩产六百斤，这真是人多力量大，众人捧柴火焰高啊！这样一来，好多人都佩服了，就連从不下地干活的人，都来了勁，你还記得住在社办公室院里的老錢头嗎？建社那一年，他簡直沒干过活。整天都罵罵咧咧的，抱怨他儿子，可如今也自动要求担当起飼养員了。”

我同这个将近五十岁的老头子在一块干了半天活，我們就象老朋友似的，一边挖土装筐，一边愉快地唠着家常話，老头子兴奋地告訴我說：

“如今大伙的干劲可足哪，真是齐下火龙关，越干越心盛。就拿我們家來說吧，我儿子在社里工作，十天半月也不回趟家。他媳妇也参加劳动，去年挣了一千二百多分，还捎带着干些家里活，也就不算少了。就是剩下她婆婆一个人在家，做飯带孩子，鷄呀猪的，有时顧不过来，还要扯着她。年轻人有几个不好胜的，你看吧，社里买来拖拉机，就呼嗷圍了一大群，怎么叫也不走。听说社里去买汽車，全社三百多个团员自动献工，三天晚上就修起一座汽車庫。如今的年轻人，思想可真走的快呀，我象他們这么年轻的时候，眼睛连自己家的地夹格都看不出去，别的就更不用提了。”

分手的时候，老头子邀我到他們村去。他热情地和我說：

“什么时候有空，你去看看吧！过两年，可能連街道你都認不得了。”

从那以后，我就沒有再見过他，不想却在这里碰見了。我高兴地紧紧握着他的手，然后才告訴他，我是路过这儿，到金水鎮去。老头子一听，就說：

“那可不行，你早就說上咱村去啦，現在走到門口了，怎么能不去看看？这么的吧。”他用半商量半决定的口气說，“反正今儿也晚了，你先到咱村去，明儿早晨再走，有什么事儿也耽誤不了！”

我对老头子的这番好意，感到难以推辞，就只好点头答应了。

老头子接着说：

“你去吧！眼下咱们正忙着办公共食堂哩！”

“哦，你们要办食堂啦！”我惊异地重复着说，因为那时，办公共食堂这件事儿，在这一带才刚刚开始。“你们可真是加劲往前赶哪！你说说，你们倒是怎么酝酿起来的呢？”

“说起来话长了。”老头子回过脸去，向河对岸望了一眼，说，“你看，河那边没有人，船还得一会儿才能摆回来呢，咱们坐下来谈吧！”

我们靠着老柳树坐下来以后，老头子点了一袋烟，一边抽着，一边源源本本地叙述着：

“这话说起来也不只一天了，在春天修水库那咱，大伙就已经感觉到了，那时节，为了实现水利化，大干四十天，任务真紧哪！在工地上，大伙一起干活，可各吃各的饭，家家连做带送，人力挺浪费，就有人提议办食堂，可是条件不成熟，没有办成。水库修完，转入了春耕，就把这事儿撂下了。最近社里大办工业，抽调了很多人出去，劳动力实在缺的厉害，眼看着很多活都扑刺不开，赶巧这时主任出去参观回来，说起人家办托儿所，办公共食堂，解放妇女劳动力，参加生产的事，大伙都乐坏了，这不昨天晚上开的会，说要在三天之内，把食堂办起来，任务已经从管理区布置下去，有的队今天晚上就要动手砌锅灶了。”

“这很好啊，这么一来，你们的生产就要大大提高啦！”我表示赞同地说，接着又问：“你刚才说大伙都乐坏了，可是不是还有人不乐意呢？”

老头子抽了一口烟，回答说：

“大多数人家都拥护，妇女十个有九个半赞成，就是个别的富裕户不大乐意。各队开过几次辩论会，有的家还开了家庭会，大家提出来的困难也都解决的差不多了。”

“你这回不会再把车赶走了吧？”我半开玩笑地逗弄着老头子说。

“噢，你别说了，那是那个时候，老脑筋还没开窍啊！”老头子笑咪咪地说。

“你们也开家庭会了吗？”我关心地问。

“开啦！”

“你老伴儿呢？她也没有顾虑吗？”

“她啊！你算问着了！”老头子望着河水，使劲吐了一口唾沫，然后低声说：“她是有些不痛快，你说她不赞成吧，也不是，你说她赞成，她也不吭声，这两天总是呆呆地坐在炕上，象掉了魂似的，问她话她也不吱声。”

我正要接着问下去，船已经摆回来，靠到岸边了，我们两个人便站起身来，一同上了船。

过河以后，我们就一直朝着下河村走去。时间已经向晚了，路两旁的高粱象绿色的障子似的竖立着，大豆舒展开毛茸茸的叶子，玉蜀黍已经结了棒，吐出了粉红色的穗。落日映照

着，田野显得濃郁青翠，晚风送来谷物开花的香味。我們走了一段路以后，我又忍不住問老头子說：

“你老伴既然这样，你沒有想法劝劝她嗎？”

“劝当然劝过，可这沒有用，这一点，我有經驗，我那一年，还不就象她这样。老蔡同志，你不是也劝說过我么，道是摆得明明白白的，哪个好，哪个是坏，自己心里也象明鏡似的，可就是轉不过弯来。总觉得牲口拴在自己的槽头上牢靠，就象俗話說的，自己个儿的驢，願意騎脊梁就騎脊梁，願意騎后腓就騎后腓；別的家什也一样，人家的铁锨、镰刀使用起来就是不順手，什么都是自己的好啊！后来我想，咱們也不是靠剝削过日子的，为啥有那么多自私的个人打算呢？兴許是在旧社会，受穷受怕了吧？”老头子活潑地笑着，側过臉来，望我一眼，然后又把話头轉到他的老伴身上：“这不，当初入社那咱，她还嘲笑过我，这回这症候也落到她身上了。自从酝酿办食堂以后，她已經两宿沒睡好覺了，飯也不想吃，活也不想干，人也不象过去那么勤快了。她儿子很担心，讓媳妇好生照看着她，可是我这样想：別在她身上多花時間了，說也是白費，由她去！过一陣子，习惯了就好了！”

我感觉很好笑，老头子这样对付老伴，简单倒是简单，可似乎有点太不近人情了。但我也沒有再說什么，便和他一同进了村子。

天色已近黄昏，晚霞象被火燒着了似的，把村子照得通紅。村前的稻田，一望无际，象綠色的海，漾着金光。老头子

的家在后街，一堵黄色土墙圍繞着三間草房，房后有两棵合抱的老杏树，用它們龐大的枝干和濃蔭遮蓋着屋頂。当我们跨进院門口时，小院靜悄悄的，屋頂上的炊烟已經落了，猪显然已經喂完，圈起来了。鷄鴨鵝也都上了架。只有一条大黑狗，无聊地把嘴放在前爪上，躺在台阶下面，看見主人走进院子，就站起来搖搖尾巴，表示欢迎。老头子大声地向屋里吆喝着：“有客人到咱家来了！”听见屋里答应，就又回头招呼我，讓我走在前面。

这时，一个三十岁左右，細高挑身材的女人在屋門口的微光中出現了。她用清清爽爽的嗓音叫着說：

“我当是誰呢？原来是老蔡同志，你这可是稀客呀！你这两年工作身体都好吧？”

我一边回答着女主人的問候，一边朝着屋門口走去。

黃昏的暗影籠罩着整个屋子，从打开的窗戶里，漾出叶子烟的辣味，直呛嗓子。我跨进門檻，就看見一个花白头发的老太婆站在堂屋地的黑影里，她怀里抱着一个大眼睛的、胖胖的小女孩，我一眼認出是梁大娘，就和她招呼了一声。她默默地朝我点了点头，她那干巴的嘴唇，勉强浮出一絲笑意。

进屋以后，还没有坐定，老头子就吩咐儿媳妇燒火做饭，他笑着回过臉来和我說：

“这一次我还能留你在家吃饭，下次再来，就到食堂去招待你了！老蔡同志，你坐着吧，我还要到队里去看看，一会儿就回来。”

說完話，他就匆匆忙忙地从屋子里走出去了。

这时，屋里只剩下我和梁大娘两个人了，梁大娘点了袋烟，抱着孩子，坐在炕沿边上，陪着我說話儿。我有意试探地问她說：

“听说你们快要成立食堂了，大伙都乐意嗎？”

“乐意！咋不乐意呢？这是为生产好，为大伙好啊。”老太婆接下去說，“老蔡同志，你不知道，今年从开春到现在，地里头活真多呀，多得推不开，搽不开的，連着打夜班都干不过来。妇女下地干活，一天还得回家做三顿饭，孩子拖着纏着，也真干不了多少活。成立了食堂，大家干活回来，有人把飯給做好了，吃完饭也好歇一会儿，干活开会都是一鋪心，这样也倒是好……。”

老太婆的這一番話，也說的滿有道理。看上去，她也明白办食堂的好处，但是，从她的話音里，却依然可以感觉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緒。我朝她的臉上看了一眼，然后，就单刀直入地笑着說：

“这么說，你是贊成办食堂的啦！可为啥有人說，你这几天覺也睡不好，飯也吃不下了呢？”

老太婆讓我這一問，有些不好意思起来，她接过去說：

“誰告訴你的呢？……我知道，一定是我們那个死老头子……一定是他，在背后編排我，就是他进步！可是，老蔡同志，你还没忘記入社那年，他要的那套把戏吧，他总有臉說人家！”說到这里，老太婆突然变了口气說：“这不是，主任大前天从

外边参观回来，說人家社都办公共食堂了，咱也要搞，就让他带头。老头子这两年的干劲锻炼的也实在不小，支部有什么号召，总是头一个响应，老蔡同志，我說出来你可别笑，我早就看出来他的心思了，他想表现积极，爭取入党哪！前天晚上，开完大会回来，老头子一高兴，也不知事先和誰核計的，走在路上突然和我說，要我帮队里办托儿所。我一听，心里就不大高兴，孩子我倒能带，我也有这个耐心煩，可是这么些家的孩子，万一有个灾啦，病啦的，我可担負不了責任。我这样一說，老头子就不乐意了，回家来就說我是个老落后。其实，不贊成公共食堂的人也真有，这两天，咱村子里有的富裕戶，就把粮食装在枕头里，藏在被隔后头不拿出来，还到处叫苦。也有的偷偷把鷄杀了，把猪宰了，包饺子吃。我可不象他們这些人，我也知道，办食堂是桩好事儿，可就是不知道怎么的，这么冷丁一下子心里总覺得空落落的，不大好受。我想找个人說一說，可我和誰說呢？儿子和媳妇都忙的整天脚不沾地。我和老头子說吧，你看他怎么回答我，他說：‘你別唠叨了，我没有空儿，讓我睡一会儿，鷄叫我还要进城买菜籽呢！’說着，說着，他就翻过身去，呼呼地睡着了。”

“你倒是有哪些不好受呢？”我关心地問。

老太婆把小孙女放在炕上，看着她抱着娃娃玩，就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說：

“說起来也沒有什么大不了的，也許年輕人听了，都会覺得好笑。說实話，这几年合作社的发展，真沒有說的，年輕人

一个比着一个往前干，就連我們那个老头子，也把全部心思，都放在社里生产上了。爹和儿子，也是比着劲干，不象开头那一年鬧别扭了。社里买来拖拉机、汽車，爷俩乐的象过年似的，我看着也是从心里往外高兴。可我从来也沒想过自己呀，这一次，說要成立食堂，大家一起吃飯，园子地不用种了。自己家不做飯，沒有泔水，沒有米湯，猪鷄猪狗也不能养活了。你記得，老蔡同志，你在这工作的那年，我們园子里的西葫蘆和南瓜，結的該有多大呀！”老太婆說着，回过臉，从开着的后窗戶望出去。那里，茄秧、瓜叶，复盖着地壟沟，葫蘆和窩瓜爬滿了墙头，玉蜀黍披着綠叶，高大的向日葵，在暗淡的微光里，閃着黃臉。滿园瓜果累累，郁郁蒼蒼，她望着，望着，仿佛有无限感慨似的接下去說：“从土改連房子分給我們以后，我也算对得起它了，哪一年我不是用最好的糞喂它。說真的，地不亏人，这园子也真长的好，什么都比人家的强。可是一成立公共食堂，社里一起种菜，再不用自己蒔弄了，从今往后，也沒有地方再讓你用心思了！老蔡同志，我从年輕的时候，就是一个要强的人，你吃过我炒的菜，尝过我做的醬，可是現在，誰就是陣陣少不下的穆桂英，也沒有用場了。已經有多少年了，我每年都要抱两三窩鷄仔，一夏天，虽然整天忙到晚，張張罗罗的，不得閑。可是，当看到那小鷄仔要出来时，用嘴叨破蛋壳，身上小毛还湿漉漉的，就急着把它拿出来，讓它站在手掌心上，咳，那时节，心里真是說不出有多么高兴哪！一两天，鷄仔出齐了，母鷄也离了窩，看它領着一群象絨团似的小东西，吱吱啾

噙地叫着，……唉，那个心啊，老蔡同志，你是怎么也想不出来呀！八、九月，鷄仔长大了，时常登头上隔地鬧，长着紅冠的小公鷄，不时飞上牆头。清早，人还没起来，你听吧，那些还没长成的小公鷄，就在屋地鷄籠子里学啼鳴了，啼的又清亮，又嬌嫩，一直到天亮，等你把它們从籠子里放出来，才不啼了。有的小鷄抱晚了，到秋天还没来得及穿上衣裳，人都管它叫‘秋咯嗒’，它們总是咯咯嗒嗒的，蹲在窗戶底下的什么地方，打秋风，看上去怪可怜的。养猪就更不用說了，大热天头，钻进高粱地捋菜，一捋就是一麻袋，吭哧吭哧地背回来，再用刀切碎了才給猪吃，活虽然累，可是却眼瞅着猪一天一天地长上下膘，越喂也是越心盛哪！可現在，这些都沒有了，还讓我希罕什么？讓我一天把心思放在什么上呢？孙子孙女都得送到托儿所去，家整天沒有人，屋里連点热乎气儿都沒有，这还算个什么家呢？一想到这里，我真就連飯也吃不下去了。我也知道，我这样想法不对，可我自己也沒法解开这个疙瘩。看来，我自己的这个家是不需要我了，他們干活时都到公共食堂吃飯去了，孩子送托儿所，也在那儿吃飯。还用我干什么呢？可我能这样闲着嗎？人活着，总要干点什么才行啊，沒有活干，非把我悶死不可！”

“你咋沒活干呢？你不剛才說要讓你帮队里办托儿所嗎？讓妇女們能安心参加生产，办好托儿所可是件大事啊！托儿所要办不好，这个孩子生病，那个孩子遭灾，当媽媽的牵腸挂肚，那活也干不好啊！”